

从知识运动的角度认识图书馆*

周 慧

摘 要 对国内外图书馆本质研究进行梳理,提出从知识的存在与运动方式角度认识图书馆。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具有运动的属性,其运动方式包括知识的状态变化和知识的传递与交换。从知识的记忆机制可推导出图书馆的运动机理——作为一种记忆机制与外部进行知识交换,进而提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为进行人类主客观知识的(社会性职业化)交换。从“知识运动”的角度认识“图书馆”,有助于从微观视角观察和理解“图书馆”并对其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表1。图2。参考文献48。

关键词 图书馆研究 认知信息本体 知识形态 知识运动 知识交换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ssential studies of librar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suggest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existence and movement. Knowledge is an existence and has the nature of movement, which consists of the state change,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of knowledge. The movement mechanism of libraries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memory mechanism of knowledge, that is, the external knowledge exchange as a memory mechanism.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capacity of libraries is the exchange of huma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professionalized) knowledge. The recognition of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ovement" is helpful to the exam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libraries from the micro prospective and makes such understanding highly scientific and abstract. 1 tab. 2 figs. 48 refs.

KEY WORDS Library research. 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form. Knowledge movement. Knowledge exchange.

CLASS NUMBER G250

如何认识图书馆直接涉及对图书馆本质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中外学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有施雷廷格(M. W. Schretinger)的整理学派、帕尼兹(Panizzi)的管理学派、谢拉(J. H. Shera)的交流学派、克劳福德(W. Crawford)的新技术学派、马丁(W. Martin)的信息管理学派以及他们提出的学说。我国有以周文骏为代表的“要素说”^[1],以洪浩、刘迅为代表的“交流说”^[2],以黄宗忠为代表的“矛盾说”^[3],以蒋永福、范并思为代表的“制度说”,以徐引麓、霍国庆为代表的“资源说”^[4],以及梁灿兴的“获得说”^[5],王子舟的“集合说”^[6]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阐释了

“图书馆”并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1903 – 1982)的“社会认识论”和巴特勒(Pierce Butler, 1986 – 1953)的“社会记忆学说”以及芝加哥学派“关于社会阅读的研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1 如何认识图书馆

1.1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

为了科学地认识图书馆,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道格拉斯·韦普尔斯(Douglas Wapls, 1893 – 1978)采用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从社会阅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认为,

* 本文系200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图书馆本质属性研究”(项目编号:200802149)研究成果之一。

图书馆的功能就是通过“社会的、文化的交换”向一些个人主体提供系统化、固定化、物质化了的“人类记忆”,也就是把文献中所包含的“社会的知识”通过“阅读”转移到“个人的知识”的过程。当这个“交换”过程发展到系统化、规模庞大、复杂的“知识转移”的阶段时,社会就需要“图书馆”这样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机构”来促进这种交换的完成^[7]。在此他们提出了“图书馆”是“物化知识”向“主体(读者)”通过“社会的、文化的交换”进行“转移”的“社会机构”。尽管其阐述尚有偏差,但已蕴涵着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进行交换的思想以及“图书馆”作为交换过程的“社会化机构”的观点,将其归结为以下3个要点: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机构;图书馆具有知识转移功能;图书馆能够进行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交换。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取得了第一手数据资料,但当时他们只能从宏观的角度进行阐述,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因此也只能成为一种理论设想,“交换”其本意也只能作为“交流”来理解。正如谢拉所说:“(他们)除了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和为一种新的学科(社会认识论)奠定了基础之外,没有取得其他成果。”^[8]

1.2 巴特勒与谢拉的观点

巴特勒和谢拉是图书馆学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巴特勒认为:“图书馆是一种社会记忆,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9]巴特勒的观点也包含着3个要点:①图书馆系社会记忆(内容);②图书馆是一种装置(形式);③图书馆具有“移植”功能(功能)。这种观点由于缺乏相关成果支持当时也只能视为一种科学假说。1952年,谢拉和伊根(M. Egan)共同发表《书目理论之基础》并就此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的思想。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认为,图书馆学应该研究社会对知识的影响和知识对社会的影响,图书馆在社会文化交流系统中的作用在于消除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分离性和隔离状态。当主体力求通过概念范畴体系、语言符号等观念的方式掌握和再现客观现实的社会存在,由于异

质分离性的存在,就产生了具有保存和传递文化的中介——图书馆。谢拉认为“图书馆”与人类的“社会认识体系”具有某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有关“图书馆”本质的表述离不开对于人类“社会认识体系”的阐述,“‘社会认识论’这一术语,……是关于知识本身的一个知识总体”^[10]。“社会认识论”是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体系,且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被视之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谢拉理论的精髓在于他试图阐述人类思维的产物——“知识”的存在及其原理,并由此找到“图书馆”存在的理由和功用。谢拉无疑找到了认识图书馆本质的逻辑起点,而当时的状况却使他无法找到合适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所提出的“人类知识运动”即是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体系,它依据能量学原理,选取微观角度对于“知识的客观存在和运动方式”予以探讨,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包括图书馆客观知识及与其相关的主观知识内容及其运动原理。

2 人类的知识运动

2.1 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

目前,有关知识、信息存在形式有以下一些观点:“按照传统的纯形式化和纯客观化观念,把信息过程当作纯粹的形式化过程进行研究,于是只有关于信息的形式理论,完全不涉及信息的内容和价值,认为信息的内容和价值是主观范畴的东西;基于同样的原因,知识的理论一直没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11]“本体论信息存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信息的客观性一点也不亚于它所显示的客观事物本身的客观性。”^[12]“知识的信息观认为,知识是人类通过信息对自然界、生物界、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概括,是人的大脑通过思维重新集成整合的系统化信息,知识是信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说信息是产生知识的原材料,知识是信息加工的抽象化产物。”^[11]这些研究表明,知识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尤其是客观知识的客观性已得到学界共识。知识属于信息的范畴,是一

种特殊意义的信息,也可以叫做“认知信息”,它完全可以离开它所表述的事物(不是脱离载体)而独立存在。既然有本体意义的信息存在,也就有本体意义的知识存在,因此“知识”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应属于“认知信息本体”的范畴。

2.2 知识具有运动的属性

“在人们的认识和思维过程中,信息具有客观性、抽象性、动态性、传递性等特点。”^[13]“现代的知识观强调知识的个体性、变易性、情境性,知识是不确定的,处在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状态^[14]。”“信息转换规律包括由本体论信息向认识论信息的转换(信息获取)、由认识论信息向知识的转换(信息认知)、由知识向智能策略的转换(信息决策)、由智能策略向智能行为的转换(信息执行)。”^[11]“事物泛指一切可能的对象,包括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运动包括物质世界一切层次和形式的变化,包括理化运动、机械运动、生命运动、思维运动等。”^[15]知识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必然对人的思维运动有所体现,而诸多研究表明“知识”是不断变化的,知识的空间态势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是事物运动的典型特征,由此可以得知“知识”具有运动的属性,此结论从能量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到解释。能量学的本质定义为:“运动的本质是运动主体的能量的活动现象,能量活动是指运动主体的能量的得失,也就是能量元的转移或者转化活动。”^[16]知识的转化既有状态的变化也有能量的得失,事实表明不仅知识的运载需要消耗能量,而知识本身的运动过程也伴随着能量元的转化:量子跃迁的目的就是一步步降低隐性知识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以实现动态隐性知识和静态显性知识之间的对接^[17]。“量子跃迁”是指原子在光的照射下从高(低)能态跳到低(高)能态发射(吸收)光子的过程^[18],这是一个典型的能量变化过程。同样,知识状态变化也伴随着能量的变化,邵昶等人的研究从高能物理学角度揭示了“知识”具有运动的属性。因此“知识”既不是完全虚幻的影象也不是绝对静止的事物,而是一种处于运动的状态的客观事物。

3 知识运动的基本方式

3.1 知识的状态变化

《现代汉语词典》中“形态”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状态”指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以上释义表明“形态”与“状态”基本为同义语。知识的存在有很多种状态,仅仅关于人脑内化知识,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 Polanyi)就将其分为两类:有形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无形知识(Tacit knowledge)。日本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也有类似的划分,其阐述更加具体,他将知识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可以用规范化和系统化语言进行表达与传播的知识;隐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是高度个人化、难以规范和明确表达的知识。显性知识通常可以通过编码处理后以公式、定理等形式表述出来;而隐性知识由于尚未编码和格式化而以诀窍、习惯等形式呈现出来。显性知识由于内涵明确稳定,容易存储、传播和分享;而隐性知识却难以存储、传播、分享^[19]。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是两种状态不同的知识。也有学者将知识划分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主观知识是指存在于人的大脑的知识……它与客观知识共同构成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客观知识是主观知识客观化、外化、物化、社会化的产物的一种知识形态。”^[20]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也是两种不同状态的知识。“运动状态”是指事物运动在空间上所展示的形状和态势,事物的运动其实是事物在时间上相对于空间某一状态的改变,知识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改变可视为知识运动的一种基本方式。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是知识状态的一种改变;从主观知识到客观知识的转化也是知识状态的一种改变,反之亦是,这两种改变都属于知识的基本运动方式。图书馆活动涉及的“知识运动”的层面基本限于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之间的转换,而认识“图书馆”的本质则必须对“知识运动”进行更深层面的剖析。

3.2 知识的传递与交换

传统的关于知识转换的描述基本限于“知识传递”,而“传递”的方式一般仅能使事物发生量变而很难使其产生质变,事实上知识创新的结果的确使得知识发生了质变,质变的意义是人类对于客体误差描述记录的修正从而更加逼近被描述客体的即时真实性;本体论的知识质变如知识创新产生的新知识对于客观世界具有建构和改造的功能,从本质意义上改变了客观世界。很明显这种“创新知识”与仅能够描述原始客观世界的“原性知识”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有区别,但它们并非毫无联系。相反,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联系非常紧密,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知识传播及创新活动才得以发生。”^[21]“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理解为知识之间所进行的交换。因为没有交换就没有质变,知识的质变证明了“知识交换”现象的存在。大量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通过一定的载体和方式可以发生交换,因此知识交换也是人类知识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知识创新一定包含知识交换,而知识交换不一定产生知识创新。其基本机理是存在于文献之中的静态知识(物理形态)在人的智能(神经脉冲及一系列的复杂的智能活动)作用下活化成为动态知识(智能形态)再与人脑中的动态知识交换而产生知识创新;创新之后的新知识经文字(符号)表达而外化为文献,由智能形态的动态知识再次转化为物理形态的静态知识。知识交换的第一个过程即是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交换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知识进入人脑载体成为内化知识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进行交换的过程。第一个过程为智能系统与文献系统的知识交换,在图书馆等文献机构中文献载体上展开并进行的,第二个过程是在人脑智能载体上展开并进行的^[22]。“在知识网络环境下,知识传递的过程不再是单纯地由隐性向显性知识转换的过程,而是显性与隐性知识之间的动态的持续的互动过程^[23]”,这个“持续互动”的过程即可以理解为“知识交换”的过程。

3.3 知识交换与工作记忆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内化知识中无形知识和有形知识的交换,还是外化知识中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交换,都是建立在人类记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网络理论阐述的是某一组织内知识传递(交换)的知识共享机制,显然这里一定包含着知识传递与交换过程,可描述为:知识网络=组织记忆+传递记忆,组织记忆存储的知识也被称为一阶知识,传递记忆存储的知识也被称为二阶知识^[23],可见知识的传递与转换与“记忆机制”密不可分。心理学认为短时记忆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记忆,即输入的信息没有经过进一步加工;另一个是工作记忆,即输入信息经过了再编码。英国心理学家巴德利(Baddeley)等人于1974年提出的一个记忆模型认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是指在解决认知任务的过程中,人的智能系统中用于信息加工并同时保持与当前任务相关的信息的系统或机制^[24-26]。“人作为一种信息加工系统把接受到的外界信息,经过模式识别加工处理而放入长时记忆,此后人在进行认知活动时,由于需要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而处于一种活动的状态机制叫工作记忆^[27]”,它在表象、言语、学习、推理、思维、问题解决和决策等认知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28-31]。显然,“工作记忆”与“知识交换”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其中“把输入信息进行再编码,把接收到的外界信息经过模式识别加工处理而放入长时记忆”的机能与“图书馆”信息加工功能类似;智能系统的“需要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而处于一种活动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因知识交换的需要而处于的工作状态;而图书馆系统的知识被冠以地址编码及查找索引(馆员的劳动)后也随时处于准备提取状态。人的“工作记忆”机能和“图书馆”功能均体现了知识交换与记忆机制的密切关系。

3.4 记忆机制的认知学解释

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J. R. Anderson)认为,个体的知识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述性知识,另一类为程序性知识。前者主要以命题网络或图式表征,后者以产生式和产生式系统表

征。“两类知识学习的各个阶段并不是相互独立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进。”^[32] 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以工作记忆作为中介。陈述性知识进出工作记忆的过程分别是提取和存储;程序性知识进出工作记忆的过程分别是匹配和执行。陈述性知识在头脑中并不是静止地存储着的,还要发生重建与改组,而促进重建与改组过程很大程度依靠程序性知识的作用,由陈述性知识转化而来的程序性知识反过来为陈述性知识服务。安德森学说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再次证明了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次阐述了记忆机制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功能,它其中的一个功能是对编码的陈述性知识进行有效存储及对目标知识的提取。这里揭示的个体的记忆机理有两层含义:①记忆机制对于某种知识具有存储与提取的功能;②记忆机制具有与外部知识进行交换的功能。而这两种功能都直接指向图书馆功能。安德森阐述的是人的个体记忆机制的机理,而个体是人类社会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能量学与哲学》中揭示了一个能量学的“同构原理”,即“等比例的相同的能量载体和相同的能量分布结构,在相同的环境下具有相同的功能”^[33],由此推断人类一定具有与个体极为相似的共同记忆机制。这同时也得到了神经生理学和认知心理学成果的支持:“当讯息由短期记忆过渡到长期记忆时,过渡的历程就是进行编码的工作,讯息储存于长期记忆后能按码检索”^[34],而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将图书馆定义为“记忆机制”。

4 从知识运动的角度认识图书馆

4.1 图书馆的运动机理

人类所有记忆几乎全部存入了图书馆,成为静态知识并被赋予唯一的编码地址,在需要时被提取出来成为动态知识并与人脑的内化知识作用而产生知识创新,其新知识被用于新的生产生活实践,然后经过外化又一次成为静态知识再度存入图书馆,作为新的社会记忆等待下一轮的提取,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以上的每次循环都包含

着主客观知识的交换,“读者”与“图书馆”进行知识交换的每一次循环的运动形式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的结果是知识增长与社会进步。图书馆的运动机理从阅读的角度也可以得到揭示:“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35]”;“阅读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36]”,这种智力技能是获取知识和进行创造的先决条件。本研究表明,图书馆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基本抛开了文献表象而仅注意其知识内容,读者阅读的有效行为即是其头脑中的知识与文献中的知识交互作用的过程,是人类的即时思维与历时思维、我处思维与他处思维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行为最典型的外在表征是读者的智能系统与文献的物理系统通过“图书馆”这种介质进行知识交换(作用)。在这个知识运动过程中,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发生了知识交换,即时目标知识被读者智能激活(发生能级跃迁)成为动态知识,该动态知识进入读者大脑成为其内化知识中的“有形知识”与人脑里的“无形知识”发生了“知识交换”从而产生了知识创新。创新知识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创造力和建构力而从人类的智能体系输出并由此发生了能量的转移。“知识转化过程其实是知识量子跃迁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连续函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动态的隐性知识不能和静态的显性知识直接对接,而是要按照隐性知识转化的三个阶段,逐步降低自身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双重剥离’和‘双重近似’,以最终达到知识转化的目的和效果”^[17];其中从主观知识到客观知识的转化可以视为知识的动能转变为势能的过程(见图1)。“决定知识势能的要素有三个,分别是知识的数量、知识的质量以及知识的结构。”^[37] 我们知道图书馆保存的是“字符组合”而不是字符本身,是所谓“有意义组码”而不是“非意义组码”,在这里组码的“意义”包含着知识的质量和结构,也即包含着知识生产者智力劳动级别(能量级别)的高低,由此说来“图书馆—知识”不仅具有势能且不同的知识单元(集合)尚有能级高低的区分。图书馆的运动机理进一步证明了它就是人类的社会记忆机制,宏观上负责“知识接收、登记、编码、存储和提

取”;微观上它是在与外部进行“知识交换”,与人的智能性记忆机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正如谢拉将人类的认识运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图书馆”这个“社会记忆”是人类个体记忆的社会性延拓及补充,它的两端与读者智能系统(大脑)相连构成了人类知识运动的社会性链条,使得人类知识运动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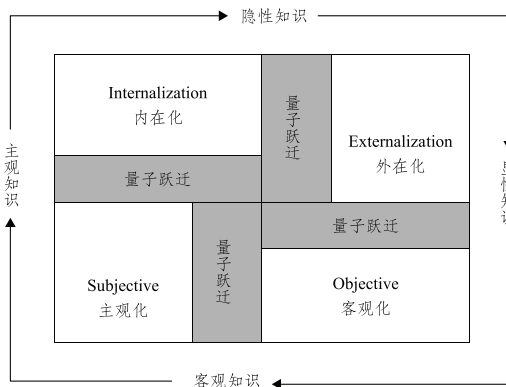


图1 图书馆(与读者智能系统相连)的运动机理

4.2 图书馆的核心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就图书馆的核心能力的研究形成了四大主流观点,其中以范并思^[38]、蒋永福^[39]为代表的“社会制度观”,认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就在于图书馆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分配以实现社会知识保障的制度;以张晓林^[40]、党跃武^[41]为代表

的“知识服务观”认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是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以徐引麓^[42]、王宗义^[43]为代表的“社会功能观”认为信息资源的集藏与整序能力是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以罗玲^[44]为代表的“系统整合观”则认为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独特构成要素基于相互作用的整合性或综合优势的表现等。以上阐述各有道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遭遇了理论的瓶颈,按传统方法研究似乎很难给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图书馆的核心能力是由其运动机理所决定的。知识是图书馆的内容本体,然而仅内容是否能够使其拥有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呢?换言之,我们随时需要图书馆的全部内容吗?回答是不确定的。我们需要的是对于某项“内容”的即时“存取”,这种“基于内容的即时存取”才是图书馆最重要的功能,也就是说图书馆所具有的特殊机能才是它的核心能力。经典图书馆的所有活动环节和 workflows 都体现为对于知识的“存取”;所有形式和类型的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均指向“(基于内容的)存取”。无论从图书馆活动实践进行归纳还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得到的结果均表明巴特勒所言的“图书馆”是一个“存取装置”。然而为什么一定是“存取”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装置呢?其实“存取”不过是它的一种外在表征,其内在机理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似一个物理系统(智能-物理复合系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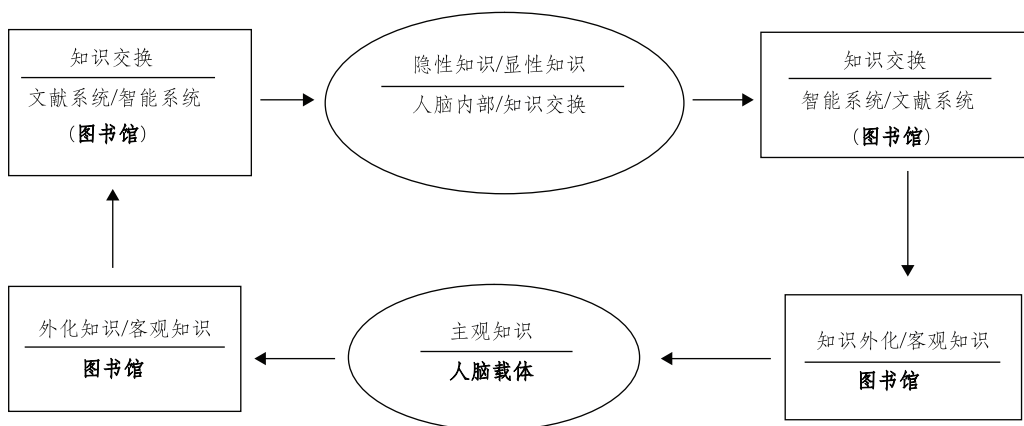


图2 图书馆核心能力(人类社会知识运动链条)示意

“存”、“取”两个端口处与读者智能系统相连接，如此使得图书馆的其他功能相对淡化，而“存取”作为一个系统与另一个系统的接口端口，其功能较为强烈地凸显出来；从微观的角度看，“图书馆”是在与系统外部进行知识交换，而由知识交换机理所体现的端口表征则必然表现为“（知识）存取”。由此我们得知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即是：进行人类主客观知识的（社会性职业化）交换（如图2所示）。

4.3 图书馆的本质特征

“图书馆”与其他的社会机构相比到底有何不同？选取学校、书店、博物馆、媒体、情报所、档案馆等与图书馆进行比较（选取样本原因基于图书馆学、新闻学、广播学、电视学、档案学、情报学、图书发行学属于同位或相邻学科^[45]）。通过样本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学校（教育）的知识信息运动方式基本是由信源到信宿的单向运动，属于扩散式的知识信息运动，运动过程中信宿和信源是不可换位的，即此过程中知识信息运动是不可逆的；即使具有知识交换过程，相比于图书馆其周期也十分漫长，且该知识的

运动范畴是体制维度的。而媒体的信息传播形式基本也是由信源到信宿的单向运动；书店的知识运动也是单向的，其范畴是一种体制（企业）维度；博物馆的传播功能也是信息的一种单向运动，等等。比较特殊的是情报与档案机构，它们与图书馆具有同源同构的特点，应属于多位一体的社会事物。广义图书馆可以涵盖所有客观知识，而广义的情报与档案机构只能涵盖其某一部分，因此后两者都应包含在前者之内。在此图书馆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图书馆”的知识运动是在信源和信宿之间的双向运动，是信息的一种交互作用方式（网络图书馆体现得尤为突出）。图书馆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①运动方式；②运动维度；③运动形式（如表1所示）。从宏观角度讲，“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可以初步归结为“基于内容的存取”^[46]。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由其知识独特的运动方式所决定的，本研究为学界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式；对于“图书馆”特质清晰的界定可以从“知识不同方式的运动特点”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表1 “图书馆”知识运动的特点与其它社会机构的比较

社会机构 知识功能	图书馆	学校	书店	博物馆	媒体	情报所	档案馆
主—主观知识交换/体制/传播	—	√	—	—	—	—	—
主—主观知识交换/体制/其他	—	√	—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体制/传播	—	√	√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体制/其他	—	√	√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社会/传播	√	—	—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社会/其他	√	—	—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社会/存取	√	—	—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社会/存取 （完全客观知识/专职存取）	√	—	—	—	—	—	—

综上所述，笔者总结图书馆的本体意义为：图书馆系人类的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进行交换的社会化介质，这个介质的性质是人类的社会记忆机制，其端口功能表现为基于内容的“存

取”；其存取功能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科学化、完整化的特点；图书馆的运动维度是以社会为取向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深层意义即是由精神、物质和社会本质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

体。”^[47]精神因素可以解释为“人类知识运动”;物质因素即“物化作用机制”;社会因素为“事物运动维度”。从“知识运动”的角度认识图书馆,可以使我们从微观视角观察和理解图书馆并有助于对其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而“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48]。

参考文献:

- [1] 周文骏. 概论图书馆学[J]. 图书馆学研究, 1983(3): 10-18.
- [2] 宓浩,刘迅,黄纯元.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 [3]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 [4] 徐引旒,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5] 梁灿兴. 图书馆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新见[J]. 图书馆, 1998(5): 10-11, 18.
- [6] 王子舟. 知识集合初论: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4): 7-12.
- [7] 黄纯元. 论芝加哥学派(下)[J]. 图书馆, 1998(2): 6-9.
- [8] [美]杰西·谢拉. 图书馆学引论[M]. 张沙丽, 译.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 70.
- [9] Butler P.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 [10] Egan M E, Shera J H.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M]. Library Quarterly, 1952, 22(2): 125-137.
- [11] 钟义信. 知行学引论: 信息 知识 智能的统一理论[J]. 中国工程科学, 2004(6): 1-8.
- [12] 黄小寒. 从信息本质到信息哲学: 对半个世纪以来信息科学哲学探讨的回顾与总结[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3): 15-19.
- [13] 叶继元.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3): 14-17.
- [14] 季诚钧. 从知识观的演变看高等学校教学过程[J]. 中国大学教学, 2002(2): 26-28.
- [15] 百度百科. 信息的通俗哲学表达[OL]. [2009-05-08].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7.htm>.
- [16] 百度百科. 物理学[OL]. [2009-03-15].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53.htm>.
- [17] 邵昶,丁栋虹. SECI 知识转化模型中的“薛定谔猫悖论”及其理论阐释[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2): 87-97.
- [18] 百度百科. 量子跃迁[OL]. [2009-04-29]. <http://baike.baidu.com/view/82994.htm>.
- [19] 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0] 马恒通. 主观知识客观化论纲[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5): 22-26.
- [21] 秦铁辉,程妮. 论知识转化模型中的情报交流[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7): 82-84.
- [22] Rivest F. Knowledge transfer in neural networks: Knowledge-based Cascade-Correlation [D/OL]. [2009-04-05]. <http://www-etud.iro.umontreal.ca/~rivestfr/wordpress/Publications/MScThesis.pdf>.
- [23] 宋振晖. 知识网络理论与实现. 中华硕博网[OL]. http://lw.china-b.com/jsjlw/20090213/72765_1.html.
- [24] Baddley A D, Hitch G J. Developments in the concept of working memory[J]. Neurophysiology, 1994, 8: 485-498.
- [25] Baddeley A D, Hitch G J. Working memory. In: Bower G H (Ed.),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8)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47-89.
- [26] Baddeley A D. Working memory: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3, 4: 829-839.
- [27] Susan J P. Working Memory and Education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6.
- [28] Nobre A C, Coull J T, Maquet P et al. Orienting attention to locations in perceptual versus mental representations[J].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4, 16(3): 363-373.
- [29] Capon A, Handley S, Dennis I. Working memory and reasoning: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erspective[J]. Thinking and Reasoning Volume, 2003, 9(3): 203-244.
- [30] Fedorenko E, Gibson E, Rohde D. The nature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Evidence against domain-specific working memory resources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6, 54: 541-553.
- [31] Caggiano D M, Jiang Y, Parasuraman R. Aging

and repetition priming for targets and distracters in a working memory task[J]. *Neurophysiology, and Cognition*, 2006, 13: 552-573.

- [32] Anderson J R. 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 [M].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
- [33] Langer S K.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A study in the symbolism of symbolism, reason, rite, and art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34] 潘裕丰. 记忆理论与特殊儿童的记忆策略. 国小特殊教育[J]. 1999(26): 32-39.
- [35] 王余光, 徐雁. 中国读书大辞典[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37-338.
- [36]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 [37] 左美云. 知识转移与企业信息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38] 范并思. 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及核心能力: 纪念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创建 150 周年[J]. 图书馆杂志, 2002(11): 3-8.
- [39] 蒋永福. 维护知识自由: 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J]. 图书馆, 2003(6): 1-4.
- [40] 张晓林. 走向知识服务: 寻找新世纪图书馆情报工作新的增长点[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

(5): 32-37.

- [41] 党跃武, 张晓林, 李桂华. 开发支持知识服务的现代图书情报机构组织管理机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1): 21-23.
- [42] 徐引篪, 张秋. 图书馆核心能力研究的三大主流观点[J]. 图书馆情报工作, 2005(6): 66-70.
- [43] 王宗义. 图书馆“核心能力”建设的思考[J]. 图书馆建设, 2003(3): 1-4.
- [44] 罗玲. 培育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J]. 图书馆论坛, 2002(2): 91-93.
- [45] 马恒通. 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定[J]. 图书馆情报工作, 2002(6): 42-47.
- [46] 周慧, 魏幼苓. 关于“图书馆”本质属性的再思考[J]. 情报资料工作, 2009(1): 23-26.
- [47] 吴慰慈, 邵巍. 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 [48] 列宁. 列宁全集(3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181.

周 慧 河北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保定市裕华东路 342 号。邮编 071000。

(收稿日期: 2009-04-10; 修回日期: 2009-05-24)

(上接第 87 页)

- [2] Law J, Bauin S, Courtial J-P, Whittaker. Policy and the mapping of scientific changer: A co-word analysis of research into environmental acidification[J]. *Scientometrics*, 1988, 14(3-4): 251-264.
- [3] Callon M, Courtial J-P, Laville F. Co-word analysis as a tool for describing the network for interactions between bas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polymer chemistry[J]. *Scientometrics*, 1991, 22(1): 155-205.
- [4] 蒋颖. 1995-2004 年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共词分析[J]. 情报学报, 2006, 25(4): 504-508.
- [5] 马费成, 张勤. 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 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J]. 情报学报, 2006, 25(2): 163-165.
- [6] Robert D, Gauthier E, Ippesiel M P. The state of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Report to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R]. 1997, 5: 1-23.

- [7] 邱均平, 赵蓉英, 侯经川. 2002 年国内外情报学发展动向研究[J]. 情报学报, 2003, 22(5): 515-519.
- [8] 梁立明, 谢彩霞. 词频分析法用于我国纳米科技研究动向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3, 21(3): 138-142.
- [9] 李超平. 观察与思考: 图书馆学研究现状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6(2): 25-29.
- [10] 柯平, 赵益民, 高爽. 改革开放 30 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5): 72-79.

邱均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 武汉。邮编 430072。

丁敬达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博士生。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 2009-03-02; 修回日期: 2009-03-17)